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目錄

乾隆一

起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盡十月

乾隆二

起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盡十二月

乾隆三

起乾隆元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四

起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五

起二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六

起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七

起三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八

起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九

起四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十

起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十一

起五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十二

起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十三

起六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十四

起六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十五

起七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十六

起七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十七

起八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十八

起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十九

起九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二十

起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二十一

起十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二十二

起十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二十三

起十一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二十四

起十一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二十五

起十二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二十六

起十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二十七

起十三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二十八

起十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二十九

起十四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三十

起十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三十一

起十五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三十二

起十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三十三

起十六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三十四

起十六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三十五

起十七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三十六

起十七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三十七

起十八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三十八

起十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三十九

起十九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四十

起十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四十一

起二十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四十二

起二十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四十三

起二十一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四十四

起二十一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四十五

起二十二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四十六

起二十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四十七

起二十三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四十八

起二十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四十九

起二十四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五十

起二十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五十一

起二十五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五十二

起二十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五十三

起二十六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五十四

起二十六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五十五

起二十七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五十六

起二十七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五十七

起二十八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五十八

起二十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五十九

起二十九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六十

起二十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六十一

起三十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六十二

起三十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六十三

起三十一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六十四

起三十一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六十五

起三十二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六十六

起三十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六十七

起三十三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六十八

起三十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六十九

起三十四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七十

起三十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七十一

起三十五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七十二

起三十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七十三

起三十六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七十四

起三十六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七十五

起三十七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七十六

起三十七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七十七

起三十八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七十八

起三十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七十九

起三十九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八十

起三十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八十一

起四十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八十二

起四十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八十三

起四十一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八十四

起四十一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八十五

起四十二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八十六

起四十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八十七

起四十三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八十八

起四十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八十九

起四十四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九十

起四十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九十一

起四十五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九十二

起四十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九十三

起四十六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九十四

起四十六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九十五

起四十七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九十六

起四十七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九十七

起四十八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九十八

起四十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九十九

起四十九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一百

起四十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一百一

起五十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一百二

起五十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一百三

起五十一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一百四

起五十一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一百五

起五十二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一百六

起五十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一百七

起五十三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一百八

起五十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一百九

起五十四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一百十

起五十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一百十一

起五十五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一百十二

起五十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一百十三

起五十六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一百十四

起五十六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一百十五

起五十七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一百十六

起五十七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一百十七

起五十八年正月盡六月

乾隆一百十八

起五十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乾隆一百十九

起五十九年正月盡十二月

乾隆一百二十

起六十年正月盡十二月

後跋

東華續錄

乾隆一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澐恭校

高宗純皇帝 世宗第四子也 母孝聖憲皇后鈕祜祿氏原任

四品典儀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

月十三日子時生 上於雍和宮邸 上生而神靈天挺奇表珠

庭方廣隆準頤身發音鏗洪舉步嶽重規度恢遠嶷然拔萃六歲

就傅受書於庶吉士福敏過日成誦課必兼治康熙壬寅年十二

謁 聖祖於圓明園之鑊月開雲見卽驚愛 命宮中養育撫視

周摯備荷 飴顧恩慈親授書課教牖有加偶舉愛述說以試誦

解融徹獎悅彌至 命學射於貝勒允禧學火器於莊親王允祿

肆輒精能每呈毅宮門習園南苑闔體審機疊發奇中垂髫英武

觀者莫不欽爲天授而神槍寶戟準的具存 貽誨有深焉者其
年秋隨侍 聖祖巡幸避暑山莊 賜居萬壑松風讀書其中一
日望見 御舟泊晴碧亭畔聞 聖祖呼名卽趨巖壁而下 顧
謂勿疾行恐致蹉跌愛護殊常獅子嶺北爲 世宗游邸扈蹕時
賜園 聖祖幸園中進膳 特命 孝敬憲皇后率 孝聖憲皇
后問安拜覲 天顏喜溢連稱有福之人以 上豫信也木蘭秋
獵入永安莽喀圍場 命侍衛引射熊甫上馬熊突起 上控轡
自若 聖祖御槍殪之事畢入武帳語 溫惠皇貴太妃曰是命
貴重福將過予雍正元年次辛祈穀禮成爲 世宗登極初次大
祀之典 召 上入養心殿 賜食一嚮意已爲他日付託之本
仰告 昊蒼故俾承福受胙秋八月御乾清宮密書 上名臧固
召諭諸王大臣敬藏 世祖所書正大光明扁額上冬至月屆

聖祖周忌大祭 命代謁 景陵五年丁未年十七 賜成大

婚禮於西二所踐阼後賜名重華宮者是也八年庚戌彙書閣所製詩文爲樂善堂集告成十一年癸丑春正月封爲和碩寶親王每歲 命代祀北郊準噶爾之役兩朝未竟陳師西北兩路 上實親聆運籌黔苗不靖繼有兵事 世宗命綜理軍機諮決大計

○雍正十三年乙卯八月丁亥 世宗不豫時 駕駐圓明園

上孝思純篤與和親王弘晝朝夕謹視戊子 世宗疾大漸 召

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領侍衛內大臣

豐盛額訥親內大臣戶部侍郎海望入 寢宮受 顧命己丑

世宗崩 上趨詣御榻前捧足大慟號哭仆地王大臣哀請恭奉

大行皇帝還宮諸大臣等欽遵 遵命恭宣 詔旨曰寶親王

皇四子 秉性仁慈居心孝友 聖祖仁皇帝於諸孫之中最

爲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間朕於乾清宮召諸王滿漢大臣入見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藏於乾清宮最高處卽立 爲皇太子之旨也其仍封親王者蓋令備

位藩封諳習政事以增識見今旣遭大事著繼朕登基卽皇帝位

上恭聽畢感慟號呼良久尋諭奉 大行皇帝遺命著莊親王

果親王鄂爾泰張廷玉輔政鄂爾泰因病解任調理今旣輔政著

復任○安奉 大行皇帝於乾清宮○以 遺命尊奉 如母爲

皇太后復奉 皇太后懿旨以 上之元妃爲后○召朱軾回

京以嵇曾筠總理浙江海塘工程趙宏恩兼署江南河道總督江

南總督兼署○ 大行皇帝大殮命以乾清宮南廡爲倚廬席地寢苦

慮 皇太后過哀每日詣乾清宮東煖閣問安○庚寅諭總理事

務王大臣等 皇考鞠育深恩昊天罔極今忽遭大故痛入五中

况我 皇考十三年來旰食宵衣備極勞瘁是以薄海內外共享昇平之福不獨朕心感切仰報無由也若服制一節仍遵定例朕心實爲不忍惟有行三年之喪稍盡思慕之誠於萬一天下臣民仍照定例行○諭外省文武大臣等差員齎到京者照常啟奏無得沈滯○諭雍正八年六月欽奉 皇考諭旨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纂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宣力獨多每日遵旨繕寫上諭悉能詳達朕意訓示臣民其功甚鉅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經濟安民察吏綏靖邊疆洵爲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朕萬年之後二臣著配享 太廟今朕欲將 皇考此旨入於 遺詔內頒發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屢行固辭朕惟知遵奉 皇考聖旨復再三降諭而鄂爾泰張廷玉又懇切奏請稽古典禮然朕以爲必應入於 遺詔鄂爾泰張廷玉旣以稽

古典禮奏請著王大臣備查古典詳議具奏尋以明洪武二年李善長等從祀舊典議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配享太廟應欽

遵繕入

遺詔得旨報可

○召張照回京以張廣泗總理苗疆事

務邁柱署湖廣總督

由大學士署

○辛卯諭內監等國家政事毋許妄

行傳說外言亦無得傳入內廷犯者正法○命都統莽鵠立傳諭

曰皇考萬幾餘暇聞外閒爐火修鍊之說

聖心深知其非聊

欲試觀其術以爲遊戲消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

於西苑空閒之地

聖心視之與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

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爲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

向朕與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令莽鵠立

傳旨宣諭伊等平時不安本分狂妄乖張惑世欺民有干法紀久

爲皇考之所洞鑒茲從寬驅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內廷行

走數年捏稱在 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嚴行拏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壬辰諭大將軍查郎阿駐肅州與劉於義同掌軍務北路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堅固防守○諭王大臣等苗疆事務關繫緊要時塵皇考聖心從前 命朕與辦理此事之王大臣等屢經會議備聞 聖諭周詳深悉其中情事今遭 皇考大故朕哀痛不勝勉遵 遺命辦理天下政務朕思目前緊要之事無有過於西北兩路及苗疆用兵者除西北兩路已經降旨外其苗疆剿撫賊眾總在領兵將帥合志和衷方爲有益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俱受 皇考天高地厚之恩當此領兵重任自當同心協力兩人合爲一人於一切軍務商酌妥協而行至於奏報軍務情形彼此俱當據實儻稍存意見致有參差地方不卽安謐則伊等之身家

不足惜而貽誤國家軍務之事甚大朕必按法究治斷不姑貸○

癸巳頒 大行皇帝遺詔○諭朕敬謹檢閱 皇考遺訓見有嘉

獎怡賢親王之 旨謂王公忠體國裨益良多 命朕子孫等世

世無忘賢王之美善王之子孫永當加恩厚待此 皇考於宮廷

屢頒 上諭之外另收藏宮內之 旨也朕思叔怡賢親王當日

竭誠致敬辦理國家事務不但爲 皇考之賢輔實爲 列祖之

功臣此朕所親知親見者况 皇考遺命諄諄令我輩子孫無忘

賢王之美善並加恩王之子孫今朕既卽大位則獎功褒德之典

怡賢親王在所常先其如何加恩之處著諸王大臣會議具奏尋

又諭 皇考時怡賢親王一德一心贊襄國政深蒙 皇考嘉獎

優待今朕當仰體 皇考聖心眷念怡親王弘曉教誨作養之伊

年甫十四在內廷行走豈可無人護從著總理事務王大臣派妥

善侍衛二員隨護○諭王大臣等黔省逆苗不法擾害地方哈元生身爲提督節制通省官兵彈壓控馭皆伊專司乃平時辦理漫不經心旣不能先事豫防及至逆苗反覆初尙無多若彼時卽乘機調度弗誤機宜亦不難立即撲滅或卽潰散而哈元生猶自掩飾一任勾結迨至肆行焚掠蔓延數郡始自督兵聲言征剿先進駐楊老次移守清平觀望遲疑並不援救以至賊燄愈熾州縣失陷然猶曰兵力單微難以分布援兵未到不得不有待以慎重調遣也乃滇楚兩粵官兵次第雲集堵禦接剿皆已敷用而哈元生零星遣發若前若卻勇畧無聞所稱恢復不過空城所稱開通仍多阻截據各處奏報情形約畧相同夫兵已數萬時已數月內地苗疆尙無一就緒近且有截糧傷官等事是哈元生籌謀無術調度失宜其所報斬獲報開通皆不無粉飾以圖掩過則人言非虛

亦可以槩見矣哈元生受 皇考深恩以微弁擢至提督於頑苗
蠢動之時猶示原宥不加懲處旋授以將軍敕印者所以念其前
功勉其後效冀其感愧奮勵鼓勇抒謀誓期滅此朝食爲苗疆久
遠計庶事可速竣邊方攸賴哈元生亦得藉以自免罪戾也乃數
月以來並無寸效諸多可虞哈元生是何料理是何肺肝爾等可
密行嚴飭哈元生若仍不痛自悔恨肅清內地底定新疆或復懷
挾私心欲將就完事不特貽誤軍機罪有應得而背負 皇考之
深恩其罪滋重尤難以姑寬矣○甲午諭王大臣等經理苗疆原
爲安謐地方起見從前 皇考諭旨至爲明晰乃逆苗反噬不常
近復騷擾內地百姓被其荼毒是以 皇考特命提督哈元生爲
揚威將軍又因地方遼闊苗眾甚多恐哈元生一人料理未能周
到復令湖廣提督董芳爲副將軍先後遣發滇楚兩粵官兵前往

會勦又令尙書張照等總理撫定苗疆兵馬錢糧一切事務乃各省官兵陸續到黔已經數月而剿捕事宜尙未就緒今遭 皇考龍馭上賓事務殷煩部院大臣在京者甚少已降旨令張照回京其總理苗疆事務令張廣泗前往黔省料理當日 皇考以張廣泗曾任貴州巡撫熟悉苗疆情形且從前原係伊承辦之事故特用爲湖廣總督俾得就近接應辦理今張照既令回京是以遣伊前往總理近聞哈元生董芳意見參差不能和衷以致軍務機宜俱未妥協張廣泗素日實心任事深蒙 皇考獎許今膺總理之任當一秉公忠悉心籌畫翦除兇逆撫恤善良俾地方卽速安謐爲一勞永逸之計伊到黔後哈元生董芳自必聽伊指授不容各逞私見儻張廣泗不能使伊二人同心協力仍復懷私不以國事爲念貽誤軍務朕惟於張廣泗是問王大臣等可傳諭張廣泗知

之○丙申諭王大臣等自古人君爲治莫要於周知庶務通達下情我 皇考天縱生知猶聖不自聖十三年來廣采羣言以資治理自督撫提鎮外如學政巡察藩臬二司及出差官員等皆准具摺陳奏事件既可以周知在外情形又可以隨時批示以增長臣工之識見 硃批諭旨一書乃千古所罕見者朕以冲齡繼登大位正當廣爲諮諏以補見聞所不及其從前何等官員准其奏事或有 特旨令其奏事者俱著照前摺奏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諭六部俱關繫緊要必須經理得人近來各部皆有章程惟兵刑二部辦事多有未協兵部尙書高起性乖張懷私挾詐刑部尙書憲德識見卑鄙昏憤糊塗此二人者 皇考每見必嚴行申飭廷臣共知朕侍側時屢聞 聖諭深以二人不能勝任廢弛部務爲慮原欲更換但未降旨今朕卽位之

初豈容以不能勝任之人爲一部之表率貽誤公事高起憲德著
解任仍帶尙書銜候朕另降諭旨○命果親王總理刑部莊親王
總理工部鄂爾泰總理兵部以甘汝來爲兵部尙書○己亥 上
卽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爲乾隆元年加恩中外罪非常赦所
不原者咸赦除之○庚子定 大行皇帝聖諱上一字書允字下
一字書正字○諭諸王大臣奏三年之喪難以舉行請朕仍依舊
制以二十七日釋服朕受 皇考顧復深恩昊天罔極中心哀慕
不能自己欲行三年之喪稍盡臣子之誼朕承 皇考付託之重
惟期恪守 貽謀勉遵 先志使天下乂安永享昇平之福乃朕
之孝非以持服三年遂爲盡孝也自古帝王亦有行三年之喪者
今諸王大臣所引杜預心喪之說後人多議其非朕自幼讀書與
未嘗披覽典籍者有聞此等議論豈可援以爲據耶若以 遺詔

有二十七日釋服之旨此乃爲天下臣民而言非指朕一人也從前皇祖聖祖仁皇帝沖齡踐阼未得舉行我皇考大行皇帝卽位之時軍國重務速應辦理之處甚多是以俯准廷臣之請然素服齋居三年如一日也今經皇考十三年宵旰勤勞孜孜圖治舉凡大綱小紀莫不悉有章程今日遵守成規一如皇考在日朕親承指授一一奉行而已展轉思維三年之喪在朕今日實屬可行況昨日大學士等奏稱十五日以後應照例進本辦事朕已允行豈行三年之喪遂不能辦理一切事務乎至郊壇祭祀大典原可並行不悖諸王大臣所奏以日易月之說斷不准行朕意已定毋得再請其如何行三年之喪著詳查典禮確議具奏○諭各省督撫大臣有進貢方物之禮昨福建督撫齋到閩省果品乃照例進獻於皇考之前者朕不便發回已交所司敬謹收貯

備 几筵供享之用若違省大臣進貢 皇考之物已齎送在途者准其赴京交奏事官員轉奏其各省照例進朕之物槩行停止雖食物果品亦不許進俟三年之後候朕再降諭旨著通行傳諭各省督撫大臣等一體遵行○諭佛法以明心見性興善能仁舍貪除慾忍辱和光爲本而後世緇流竟借佛祖兒孫之名以爲取利邀名之具奸詐盜僞無所不爲以致宗風頹敗象教衰微此皆不肖僧徒貽之咎也我 皇考聰明睿知天縱多能而於性宗之理洞晰精微深通奧妙萬幾餘暇每召見僧衲指示提撕冀其勉力參悟俾佛教廣有傳人以爲勸善去惡之一助此 大慈悲父覺世之苦心也乃數年以來真能領會 聖訓者甚少 皇考嘗爲歎息今陸續散出於外其閒品行不一難保無借端生事之人如昔年 世祖章皇帝時木陳忞大有名望深被 恩禮而其所

著北游集則狂悖乖謬之語甚多至其誇張 恩遇處尤爲庸鄙

又玉琳國師弟子骨嚴行峯著侍香紀畧一書更爲誕妄荒唐供

人噴飯已蒙 皇考特降嚴旨查出銷毀此中外所共知者前事

可鑒朕不得不留心申飭著該部傳旨通行曉諭凡在內廷曾經

行走之僧人理應感戴 皇考指迷接引之深恩放倒身心努力

參究方不負 聖慈期望之至意儻因偶見 天顏曾聞 聖訓

遂欲借端誇耀或造作言辭或招搖不法此等之人在國典則爲

匪類在佛教則爲罪人其過犯不與平人等朕一經察出必按國

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寬貸○諭朕欽奉 皇太后懿旨裕妃侍

大行皇帝多年誕生皇五子已蒙 聖恩封爲親王今裕妃應

封貴妃謙嬪誕生圓明園阿哥今應封妃欽此著交該部將應行

典禮查議具奏○諭王大臣等前蒙 皇考聖諭命張照前往黔

省計議苗疆用兵事宜並無定黔民之被難者 聖意甚爲切至
實冀其殫心竭力以副委任今覽張照奏摺將目前用兵情形及
何處已經清理何處尙未清理將來如何剿撫之處並未一一分
晰明白陳奏至於被難之民深可憫惻張照摺內止言鎮遠清溪
難民光景亦未言及如何撫恤安插之法其他被苗擾害之處張
照總未議及看其連篇累牘之奏竟以巧詞揣度有意迎合我
皇考至聖至明因物付物並無成見亦無成心張照何得以私心
鄙識妄爲得計甚負 皇考之恩有虧大臣之義又伊奏稱新聞
苗疆當因其悖亂而降旨棄絕此語尤爲乖謬前朕奉 旨與王
大臣會議時僉云苗人見在跳梁此時斷無棄置之理惟有俟事
平之後再行計議彼時張照亦力主此說今何以自相矛盾如此
且摺內忽云棄置忽云痛剿仍是兩歧之見究不知其意之所在

甚屬糊塗爾等可傳旨嚴行申飭看伊如此另具肺腸是苗疆事宜伊必不能辦理妥協幸早有諭旨令其回京也○命朱軾協同王大臣總理事務○王寅總理事務王大臣奏孟冬頒朔請易時憲下一字爲書字○鑄乾隆錢○甲辰諭陝甘督撫蘭州平涼諸府州縣收成歉薄宜加意賑恤○乙巳諭朕之兄弟等以名字之上一字與朕名相同奏請更改朕思朕與諸兄弟之名皆 聖祖仁皇帝所賜載在玉牒若因朕一人而令眾人改易於心實有未安昔年諸叔懇請改名以避 皇考御諱 皇考不許繼因懇請再四且有 皇太后祖母之旨是以不得已而允從厥後常以爲悔屢向朕等言之卽左右大臣亦無不共知之也古人之禮二名不偏諱若過於拘泥則帝王之家祖父命名之典皆不足憑矣朕所願者諸兄弟等修德制行爲國家宣猷效力以佐朕之不

逮斯則尊君親上之大義正不在此儀文末節閒也所奏更名之處不必行○諭王大臣等前次見張照奏事光景料其不能辦理苗疆事務是以將伊調回命張廣泗前往更換今又見張照陳奏各件看其語氣全是懷挾私心妄爲揣度特降諭旨嚴行訓飭爾等可將諭旨鈔錄寄與張廣泗閱看其張照所奏各款內有應交與張廣泗查辦者又不可以人廢言著照爾等所議寄去苗疆事務緊要惟有持平辦理不可豫存意見於胸中從前原係鄂爾泰獨任其事後來逆苗煽動張照在京時見 皇考申飭大學士鄂爾泰因其向來料理原未盡善也繼有解任之 旨而張照遂以私意揣度每次陳奏過甚其詞不知鄂爾泰之解任原因其以病陳請卽削去伯爵亦伊自行懇辭者及解任之後仍荷 天恩眷注賜俸賜蔭倍極優渥使張照聞知未必有今日之奏也今朕用

鄂爾泰爲大學士又總理事務張廣泗又不可以爲新主之所重待而有迎合之心總之人臣事君之道惟有據實秉公無偏無黨此事之始末鄂爾泰之功過將來事竣之後自有定論不在此時但言其過遂可謂經理苗疆之嘉猷也至於棄置新疆之說皇考偶向朕與王大臣等商及以爲從前原不應料理非謂目下也比時詢謀僉同力奏其不可張照卽在與議之列皇考深以爲然今張照以爲密奉棄置之諭旨且將此轉告哈元生錯謬已極可令張廣泗傳諭哈元生知之爾等可密寫朕諭與張廣泗總之苗疆一切全交伊料理當屏去私心惟公惟正不知有己不知有人並不知有朕諭惟期盡美盡善爲經久萬全之計設目下勦撫失宜將來善後無策朕惟張廣泗是問○丙午命公慶復往軍營換回平郡王○丁未大行皇帝梓宮安奉 雍和宮奉 皇

太后居東配殿 上仍居乾清宮南廡苦次○戊申諭朕自幼齡

蒙 皇祖慈愛篤摯撫育宮中 太妃皇貴妃 貴妃仰體 皇

祖聖心提攜看視備極周至朕心感念不忘 太妃密妃誕育莊

親王 太妃勤妃誕育果親王二王爲 皇考宣力多年公忠體

國今又輔朕辦理政務裨益良多此四 太妃應各加封號以展

朕敬禮之意著該部定議具奏○己酉賜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

禮永遠食雙俸鄂爾泰張廷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朱軾世襲騎

都尉 因王等總理事務 梓宮安奉 雍和宮辦理諸事妥協行賞 ○陝西巡撫碩色奏榆林府

屬靖邊定邊二縣距府六七百里距省千九百餘里請改隸延安

府轄榆林一府僅轄榆林懷遠二縣請將直隸葭州及葭州所屬

神木府谷二縣歸榆林府轄無庸更設直隸州惟向隸葭州之吳

堡縣地在葭州南距榆林稍遠請就近歸直隸綏德州轄下部議

行○庚戌以勵宗萬爲禮部右侍郎徐元夢爲內閣學士

革職署大學士

○辛亥諭王大臣等我皇考臨御萬方勤求治理惟務實

心實政從來不言祥瑞每各省督撫奏報慶雲甘露嘉禾瑞蘭醴

泉麟鳳之類皆蒙特降諭旨訓示開導告以靈貺式昭益宜矢

誠矢敬勵人事以迓天庥至爲深切著明或廷臣合詞請賀均

未邀俞允此海內臣民所共知者蓋以治天下之道惟在君臣

上下一德一心政績激清黎民康阜斯爲國家祥瑞之明效大驗

而不徒在雲氣物產之菁華也如果海宇一道同風眾庶安居樂

業雖不聞瑞物之來亦無損於太平之象其或吏治民生稍未協

和底績即使休嘉疊告諸物備臻於地方治理亦毫無裨益耳仰

惟聖謨所布萬世當遵况朕今日尤不敢比擬皇考臨御之

時皇考上承皇祖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重熙累洽之昌期

積慶垂庥之厚澤加以 皇考德盛化神功成治定恩澤周於寰宇聲教訖於無垠因之 天人協應符貺聿彰揆諸事理固有宜然者茲朕纘緒之初仔肩伊始深恐未能繼述萬一豈能遽召嘉祥惟當與中外諸臣以實政實心保守永平大業時深乾惕日懷幾康切不可務瑞應之虛名致啟頌揚之說也爾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可傳諭各省督撫等共體朕心嗣後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並傳諭將軍提鎮等知之○諭朕思 皇祖時年久大臣如原任大學士張英謹厚和平公忠奉職原任侍郎勵杜訥恪勤恭慎練達老成原任尙書顧八代人品端方學問充裕昔侍 皇考讀書朝夕講論有裨 聖學 皇考臨御時特降溫綸將張英加贈宮傳勵杜訥追贈尙書顧八代加贈太傅三人並入祀賢良祠又侍衛海青侍從 皇祖多年勤勞懋著仰蒙 皇

考聖恩授爲一品今朕卽位之初篤念前勞追思舊學張英著加贈太傅勵杜訥著加贈宮傳顧八代著加贈太師海青著加贈宮保其作何加恩之處該部察例議奏尋吏部奏加祭一次給價建碑從之○以修理 山陵免京師至易州七州縣乾隆元年額賦

○以海望署戶部尙書轉托時爲戶部左侍郎以顧魯署戶部右

侍郎

山內大

○以傅鼎署刑部尙書○癸丑總理事務王大臣等

欽遵

皇太后懿旨仰體

上孝思純篤再行詳議禮制謹擬百

日內

上服縞素百日外請髮易素服詣

几筵前仍服縞素詣

皇太后宮及御門泣官聽政咸素服冠綴纓緯升殿受朝不宣

表不作樂咸用吉服禮服並一切典禮用禮服二十七月服滿照

百日禮致祭畢

上釋服

皇后應遵照

上持服禮制行惟朝

夕侍奉

皇太后兼有報祀之禮應於二十七日後在宮中素服

一切典禮咸禮服詣 几筵前仍縞素 妃 嬪於二十七日除

服後二十七月內咸素服遇典禮用禮服 皇子與諸王百官咸

二十七日除服百日薙髮外省官員軍民人等俱照定例行奏入

上召總理事務王大臣面傳 皇太后懿旨曰諸王大臣議奏

持服之禮酌古準今情理允協知道了欽此 上降旨亦以所議

甚悉允行○諭王大臣等前內大臣海望自北路軍營回京時奏

稱鄂爾坤發遣人犯在彼種地並無實濟且恐日久之後人數漸

多致生事端似應改發他處彼時 皇考以鄂爾坤見有大兵駐

紮豈有不能彈壓之理此奏不合曾經降 旨教導令總理事務

王大臣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此事並無定議之語殊有觀望之

心及朕降旨諭令再議而王大臣等尙未知 皇考聖意也伏思

皇考之意蓋以此等發遣之犯原係身獲重罪之人今發軍前

種地者乃保全之大恩令其效力贖罪耳若其中果有情罪冤抑不應發往者乃辦理刑名大臣之錯誤自應聲明具奏寬釋其罪方於情理允協若本無冤抑之情止因其不善開墾遂爾改發內地以兵丁代之是獲罪之重犯又不肯急公趨事者轉得遂其僥倖之心矣且兵丁平日職業惟在騎射當差耕種之事非其所素習若以不能力耕爲詞則將遷移內地之民往耕邊塞之地乎此事之斷不可行者若以此處不應聚集多人則將嗣後發遣之犯改發他處尙屬可行似此已發之犯豈有更改他處之理且無論大軍在彼儘足彈壓卽彼處無兵亦毫無可慮者若以伊等不能耕種自應令該將軍大臣等嚴加督率定爲賞罰之條以示懲勸况耕種本非難事非工作技藝之可比若肯用力人人能之其所以苟且因循未收實效者皆該管官員疏忽怠玩之所致也海望

心地純良但識見平常且有固執己見之處伊所陳奏豈可盡以爲是爾等之意想以朕降特旨將海望署理戶部尙書且不時召見遂起觀望之心將伊陳奏之事向奉 皇考申飭者仍復含糊議覆甚屬不合凡辦理天下之事惟有物來順應不可豫存是非可否之見於胸中不但海望所言卽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爲朕所深加任用者亦不可以其所言盡以爲是蓋識見不到思慮未周人所常有也不甯惟是卽朕之諭旨儻有錯誤之處亦當據實直陳不可隨聲附和如此則君臣之間開誠布公盡去瞻顧之陋習而庶政之不就理者鮮矣諸王大臣等日在左右尙不知朕心未免觀望之意則在外臣工之未曾接對者又當何如乎此事若非朕看出豈不至於錯誤向後當以爲戒並將虛公持平之道曉諭內外臣工共勉之○乙卯奉 皇太后還宮居

景仁宮是日

上移居養心殿○諭據大學士鄂爾泰等奏請迴

避朕之御名上一字擬書宏字下一字擬書歷字朕思尊君親上臣子分誼當然但須務其大者以將恭敬至於避名之典雖歷代相沿而實乃文字末節無關於大義也中外臣工如身膺文職者當思宣猷布化裨益於國計民生官居武職者當思效力抒忠奏績於疆場牧圉士子讀書勵行黎民守法奉公方爲克盡愛戴尊崇之實若但於御名謹避將字畫更改並失其字之本義揆諸古人二名不偏諱之理既不相符且區區拘泥之見亦不足以明敬悃甚無取焉所請改寫宏字歷字不必行嗣後凡遇朕御名之處不必諱若臣工名字有同朕心自不安者上一字著少寫一點下一字將中間禾字書爲木字卽可以存迴避之意矣爾部可傳諭中外一體遵行○諭莊親王果親王召見便殿賜坐之時俱行拜

禮朕心深爲不安王等皆 聖祖仁皇帝之子 大行皇帝之弟
於朕爲叔行輩甚尊豈可常行拜禮於朕前乎君臣上下分義固
所當遵然便殿宴見之時非朝會大典可比禮以義起古人所貴
朕心所未安之處卽禮之所當隨宜斟酌者嗣後如升殿朝賀典
禮攸關之處諸王等仍遵定例行禮外若便殿宴見時朕親叔輩
均不必叩拜以昭朕敬長親親之意○命廷臣輪班奏事○詔大
學士以下三品京堂以上平日深知灼見之人不拘品級資格據
實密封奏聞○丁巳刑部奏援赦合例朝審人犯 上曰赦非善
政但朕卽位之初盡遵舊制誕布新恩凡此罪人亟宜改悔法司
仍詳記檔案如旣赦之人再干法紀朕必將伊等加倍治罪○戊
午命五城煮賑○賞李紱侍郎銜管戶部三庫事原任○己未諭
各省民欠十年以上者已於恩詔內蠲免茲特再行降旨將雍正

十二年以前各省民欠一併寬免其江南積欠內官侵吏蝕二項乃從民欠中分出者亦照民欠例寬免○諭本年恩詔內凡文武官員見在議降議罰及住俸戴罪者俱著寬免已頒布通行朕查我朝遠年恩詔內凡革職及敕督撫究擬者曾有寬免之例今朕卽位之初切望內外大小臣工洗心滌慮痛改前非爲國家宣力以圖後效特沛浩蕩之恩予以自新之路著將文武官員見在議革者亦准寬免至於敕下督撫究擬之案其情罪輕重不等著該督撫秉公酌量若所犯情罪應援恩詔寬免者俱著入於寬免之內以副朕宥過施恩之至意○諭歷代僧人披剃有給與度牒之制所以稽梵行重律儀也我世祖章皇帝於順治八年停其納銀仍給度牒迨聖祖仁皇帝康熙初年並給發度牒亦經停止蓋其時僧徒尙未甚多又當玉琳國師筑溪禪師主持法席相繼

振興之餘猶知共循遺軌故不給度牒亦屬可行近日緇流大眾
品類混淆各省僧眾真心出家修道者百無一二而愚下無賴之
人游手聚食且有獲罪逃匿者竄迹其中是以佛門之人日眾而
佛法日衰不惟參求正覺克紹宗風者寥寥希覩卽嚴持戒律習
學小乘之人亦不多見蔑棄清規徒增塵玷此其流弊將不可勝
言朕崇敬佛法秉信夙深參悟實功仰蒙 皇考嘉獎許以當今
法會中契超無上者朕爲第一則並無薄待釋子之成見可知特
以護持正教之殷懷不得不辨其薰蕕加之甄別著該部仍行頒
發度牒給在京及各省僧綱司等嗣後情願出家之人必須給度
牒方准披剃仍飭府州縣等衙門嚴查僧官胥吏毋許借端需索
擾累僧徒違者從重治罪爾部卽遵諭行○諭王大臣等本年恩
詔赦款甚多但奴僕告家主之案名分攸關情罪可惡毋得援恩

詔赦免蓋凡官民人等身蹈過愆大干功令者自然不能掩蓋且
無人不可舉首斷不容奴僕挾制短長妄行首告而紊尊卑之定
分也嗣後遇有奴僕首告家主者雖所告皆實亦必將首告之奴
僕仍照例重治其罪爾等卽交該部通行曉諭永著爲令○禁擅
造寺觀神祠○庚申晉封公允禱爲員勒守護 大行皇帝山陵
○詔開鄉會恩科命於乾隆元年八月舉行鄉試乾隆二年二月
舉行會試○免貴州苗匪擾害州縣本年應徵糧米○壬戌諭從
來帝王撫育區夏惟在教養兩端蓋恆產恆心相爲維繫教民之
道必先之以養民惟期順天因地養欲給求俾民氣和樂民心自
順民生優裕民質自馴我朝 列聖敬 天勤民垂統萬世 皇
祖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久道化成惟是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而
地不加廣我 皇考宵旰孜孜勤求治理惟恐一夫不獲其所今

朕纘承大統安忍稍有糜費侈用之心凡供膳品味無所加增衣服器用無所濫費宮室苑囿無所改營爰賴中外諸臣共體朕心以成朕志於民生日用所由阜成民生樂利所由豐豫之處在在求其實際事事謀其久遠各殫誠心期登斯民於衽席勉之勉之○諭本年順天鄉試弊竇甚多解元許秉智係革職戶部員外郎許秉義胞弟家貲甚富情弊顯然著將考試官顧祖鎮戴瀚革職拏交刑部請旨派大臣嚴審按律究擬朕當皇考大事正哀痛迫切之時豈復能留心文字是以今年鄉試十魁卷特旨命徐本福敏方苞楊超曾四人覆閱伊等毫未經心漫無覺察亦著交部嚴察議奏原參一摺發出著原派之大臣按款審訊務在秉公辦理得其實情亦不必以朕降旨在先有意迎合侍講○命清查叢林古剎齋田編入冊籍○大學士馬齊以年老

侍講學士

卷一

顧祖鎮時為工部侍郎戴瀚翰林院

乞休允之○乙丑蘇州巡撫高其倬奏江陰縣地棍夏壽等糾夥至許墅關稅房肆行不法飭屬嚴拏究辦得旨海觀纔離任而卽有此事汝尙有顏面乎 皇考每以高其倬魏廷珍並論謂皆有才而皆不實心任事汝毋以今日爲得計也朕之心卽 皇考之心朕之賞罰豈與 皇考有異乎土棍妄行大干法紀若再不能拏獲重懲汝不辭縱盜之大譴乎且高其倬之柔奸 皇考能姑容之朕不能姑容也勉之戒之○漕運總督顧琮奏請蠲免江南蘇松二府浮糧又請禁關稅贏餘逐年加增陋習得旨所奏浮糧關稅二件甚屬可嘉汝未陳奏之先朕早已洞悉敕交王大臣密議因國家經費須當量入爲出通盤計算兼之求治不可太速一時未可輕舉然汝奏與朕意脗合朕甚忻悅覽焉

冬十月丙寅朔諭我 皇考篤念怡賢親王公忠體國翊贊政治

之勤勞加恩於嗣子怡親王望其有所成就以繼怡賢親王之遺緒今當讀書務學之時著再揀選翰林官一員與林令旭一同課讀再誠親王自幼蒙 皇考慈愛令在宮中與朕兄弟同學讀書乃王性耽安逸不知黽勉向學以副 皇考期望之意屢煩 聖心降旨訓飭而王尙未悛改皆朕所親見者今朕仰體 皇考愛弟之心何忍恣視著選派翰林官二員爲王師傅用心教導務令學業有成儻王仍前怠惰當竭力規勸教誡之若勸誡不從卽奏聞於朕候朕降旨儻不能盡訓導之職又爲王隱過朕必於該翰林是問○諭朕前降旨三年之內不准各省督撫進獻土產若有進獻 皇考之物已在途次者准其進呈昨江南總督趙宏恩獻食物器具乃八月中旬齎發在 龍馭上賓之先朕不忍遣回謹留爲 几筵陳設之用恐他省不知情由特行曉諭嗣後凡有進

朕之物卽齎送到京奏事官員亦不准接受轉奏俟三年之後朕再降旨朕仰承 聖祖 皇考福蔭凡服用器具之屬何一不備取之宮中而有餘正不待四方之入貢也在諸臣各懷尊君親上之心固欲藉物產以伸其誠敬然此貢獻之物豈能自備於家而不取資於民力乎是朕多受一次貢獻卽諸臣多費一次經營諸臣多費一次經營卽百姓多費一次供應朕不忍以無益之方物重煩吾民也諸臣果有愛戴之誠心惟當體朕子惠元元之意凡一絲一粟皆思爲人民留其有餘使之家給人足則勝於朕之身受矣○諭近見直省督撫提鎮及藩臬等摺奏或勸朕節哀或請叩謁 梓宮奉差在外大臣又有具摺請安並無陳奏之事者夫創鉅痛深中情所發雖欲自遏而其道無由豈疏遯之臣可以空言相止者乎若夫毀不滅性經有明文記稱武王達孝乃在善繼

善述朕受 皇考付託之重荷 列聖丕基自當爲天下慎保此
身亦無事諸臣之勸勉也先王之禮甸服者日祭侯服者月祀以
其地至近本應有職事於王朝今以四海九州之遠乃欲置封疆
民社而叩謁 梓宮毋乃明知其不可而姑漫言以自表歟朕莅
政之初諸臣自宜各陳其職事及吏疵民瘼有裨於實政者而蹈
常襲故崇飾虛文朕何望焉至於具摺請安並無陳奏之事則雖
有忠愛之忱而實未知朕之心也元后作民父母故古先聖王日
昃不遑暇食用誠和萬民以安之也必天下之民舉安而後朕之
心安而後朕之身安使人君而惟務一身之安則天下之民必有
不得其安者矣夫親民之吏催科不擾刑罰必中水旱無壅奸蠹
悉除所以安一州一縣之民也由守牧監司以至督撫進循良斥
貪暴毋通貨賄毋聽請屬毋好讒諂毋惡耿直所屬羣吏果有實

德於民必愛惜曲成使得行其志所以安連州比郡通省之民也
小大戎臣能固封守恤士卒軫其飢寒均其勞役所以安行伍之
民也諸臣信能朝夕孜孜職思其居以安天下之民則所以安朕
之心安朕之身者實效具見朕必嘉其忠誠繁文末節非所尙也
朕所望於諸臣者惟在實心輔成治化自今以後凡無關於政事
之實者不必具摺具本陳奏○命副將軍常德赴北路軍營○免
四川裏塘巴塘土司及西南番眾土貢一年○湖廣添平等所土
司改設流官土千百戶各賞千總○丁卯諭父母之恩昊天罔極
而喪禮以三年爲斷者所以節仁人孝子之哀而使有所極也三
年之喪猶不能終則百行皆無其本矣魯公禽父薨經而卽戎孔
子以爲有爲爲之也古者諸侯之大夫士雖有旣葬而服國事之
禮然古之仕者不出其鄉殯殮皆親窀穸旣營雖使經而卽事義

尙可安也今之仕宦近者猶數百千里含殮不知宅兆未卜而宴然於官所情能自己乎往者道府以上要缺閒有督撫保題在任守制而特旨從之者其後遂習爲故常並及州縣微員其中有平日督撫所親信而欲留者有竟自願留者有多方營求以得之者而不得者且用爲恥夫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使其人本仁孝而強奪其情則儼然不能終日必至愴怳昏迷廢弛公事若以爲安則忍戾貪冒之人也國家安所用之而所治士民亦安能服其政教乎自後必其地其任其事其時決不可少是人而無能相代者乃在保題以憑覈奪餘俱停止永著爲例○諭黔省逆苗不法地方文武官弁不能先事豫防及苗眾猖獗用兵征勦領兵大員又復各持己見不能和衷共濟加以張照舉動乖張以致辦理失宜用兵數月仍無頭緒朕心甚爲憂慮因湖廣總督張廣泗才品

優長且從前久任苗疆諸事熟練是以命其前往代張照之任今思用兵關繫緊要事權若不歸一難以早奏膚功張廣泗著授為經略自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以下俱聽張廣泗節制調遣○授大學士張廷玉三等子以長子張若藹襲以恩賞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照例歸併○以王蘭生為內閣學士由少詹事遷○戊辰刑部

侍郎王紘年老乞休得旨王紘以年屆七旬難勝刑部繁劇之任

懇請致仕朕念伊係皇考簡用舊人事簡之部尚可辦理著勵

宗萬以禮部侍郎管刑部侍郎事王紘以刑部侍郎管禮部侍郎

事○己巳轉王鈞為工部左侍郎以張廷璩為工部右侍郎由詹事遷

○辛未諭洪範庶徵凡雨暘之愆和闕人事之得失所以著感應

之理使修人事然水旱之災雖堯湯不能免惟有勤恤民隱竭力

補救可化災沴而成太和總在積至誠以昭假不可萌一念之欺

罔也督撫身任封疆重寄奏報收成分數乃關繫地方民命必確
實無欺始得議行蠲賑以甦民困朕平日留心此事見各省奏報
收成分數或有止據一方豐收數目爲定雨水過多之處以高阜
所收爲準亢旱時有之年以低下所穫爲準並不分晰某處豐收
某處欠收其意止圖粉飾以邀感召和氣之名而不知卽此一念
欺罔已爲獲罪於民獲罪於君而獲罪於天矣夫至誠格天乃聖
人體信達順參贊化育之事爾等督撫卽使辦理妥協亦不過仰
承 皇考聖訓遵循罔越豈得因年歲之豐阜貪天之功爲己功
乎若歲豐可引爲己功則必歲歉懼爲己罪捏報豐收不恤民難
使飢凍流亡之慘不得上聞蠲免賑恤之恩不得下逮職思其故
誰爲厲階清夜捫心何以自問且朕體 皇考敬 天勤民之意
膺君國子民之任豈肯姑貸此等督撫以爲民害耶嗣後務各做

省所奏報各地方收穫分數不得絲毫假飾以干重戾○諭督撫身任封疆之寄凡一切事宜俱應據實辦理而嚴緝盜賊所以甯輯地方尤關緊要夫盜賊豈能盡絕在地方官查拏嚴密使犯者無所逃隱然後未犯者始可望其畏法而改行所慮督撫昏愎柔靡不能覺察不肖州縣官希圖脫免處分隱諱盜案督撫受其蒙蔽以爲某州某縣絕少盜賊而不知盜賊方竊發而未已也更有督撫存心狡詭弋取甯謐美名不恤民生之失所轉喻意屬員使之彌縫盜案而地方官稟承其意每於踏看時窮詰事主鉤致隱微或誣以家賊或坐以妄報使失事之家不得不懇求銷案是不惟受盜劫之慘而更遭官刑之辱但有一二案如此則呈報被盜之累通省皆知人各惴懼吞忍不報終歲之閒名爲無盜而不知縱盜殃民正使繼起者橫行而無所忌朕深悉此弊殊爲切齒儻

或仍有此等喪失良心之督撫斷不姑貸以貽民害其地方不肖有司有拖累事主希圖諱匿者督撫若不卽行指參經朕訪聞亦必從重處分○諭據李禧奏稱在京漢軍兵丁可否照官員之例遇有喪事准借四月錢糧或懇格外施恩賞給資生銀兩等語王大臣等奏稱見奉諭旨令爲八旗籌議恆產爲兵丁久遠之計漢軍兵丁本應一併入議今李禧諸事敗露且將密奏之件宣揚於外欲以市恩其所奏姑且不必施行等語朕思天下事止論其應行與否不必論其爲何人所奏也李禧劣蹟雖已敗露其人甚屬可惡而其言未必一無可採此魯論所謂不以人廢言也至於以市恩歸咎臣下朕不爲也何則條陳在臣下而允行則出朕旨臣下之承流宣化卽朕之恩施臣民也若臣下恐居市恩之名將應行之事格而不行以致膏澤不能下逮朕實不忍推而廣之臣下

之功卽朕之功臣下之過卽朕之過朕斷不敢以功過歸臣下也
卽如各省之豐歉水旱其所以感天和而致天戒者亦惟在朕躬
朕此心實可以對 上天 皇考惟願諸臣屏去私心輯熙百度
直陳無隱以副朕望其實給漢軍兵丁生息一事朕原與王大臣
等商酌次第舉行者豈可因李禧陳奏而中止著交該部定議並
將此旨曉諭中外臣工知之○諭徐元夢以年老衰邁不能辦理
刑名事件懇辭刑部侍郎之任徐元夢著調補禮部侍郎其刑部
侍郎員缺著木和林調補○以任蘭枝爲禮部尙書由吏部左侍郎遷○
壬申諭據果親王密奏江南等省漕項蘆課及學租雜稅等銀亦
係雍正十二年以前之民欠似可照例豁免特行請旨等語朕思
此等欠項實係應免者果親王分晰詳明據實陳奏甚屬可嘉著
全行豁免並令嗣後遇有恩詔俱將各項入於豁免之內永著爲

令果親王秉性忠直辦理部務悉本公心是以蒙 皇考深加優
獎推誠信任而王亦不屑以寬慈邀譽是以外閒或有嚴厲之疑
皆不知王之居心者又或有司員奉行不善之處亦未可定實與
王無與今觀密奏蠲免漕蘆等項舊欠一摺則王存心寬厚辦事
公明卽此可見著將原奏及朕此旨宣示九卿等共知之○諭國
家圖治以得人爲先故以人事君者人臣之大義雖出於至公尙
恐無知人之明况參以私意乎向來薦剡多屬夤緣朕深悉其弊
今番特令諸臣各行保舉惟冀痛洗積習以展丹忱據陳樹萱奏
保鹽大使陳樹芳係伊族弟又保優貢生陳長鎮詢之亦係伊同
族殊可怪歎夫內舉不避親必自處實屬祁奚而爲所舉者實屬
祁午而後可試問陳樹萱爲人果足以比祁奚而所舉之陳樹芳
等果足以方祁午耶且陳樹萱生平所知廷臣外寮豈竟無一二

人足膺保舉而必於族黨求之耶陳樹萱向係卑鄙鑽營之流人共知往年告假回籍生事不法會干重戾爲督撫所嚴參皇

考念係陳鵬年之子格外寬宥姑留侍郎之任理合悔罪更新以

贖前愆乃朕臨御之初輒敢如此妄奏既欲便己之私又欲博內

舉不避之美名則其居心巧詐全未悛改可知著革戶部侍郎任

仍帶侍郎銜前往奉天辦理福陵工程如果殫心竭力承辦妥

協朕另降諭旨○建鄂爾坤城○轉邵基爲吏部左侍郎以孫嘉

淦爲吏部右侍郎

由署河東鹽政遷

○癸酉諭阿其那塞思黑存心悖亂

不孝不忠獲罪於我皇祖聖祖仁皇帝我皇考卽位之後二

人更心懷怨望思亂社稷是以皇考特降諭旨削籍離宗究之

二人之罪不止於此此我皇考至仁至厚之寬典也但阿其那

塞思黑孽由自作萬無可矜而其子若孫實聖祖仁皇帝之支

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則將來子孫與庶民無異當初辦理此事乃諸王大臣再三固請實非 皇考本意其作何辦理之處著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見確議具奏其中若有兩議三議者亦准陳奏○諭會靜大逆不道雖置之極典不足蔽其辜乃我 皇考聖度如天曲加寬宥夫會靜之罪不減於呂留良而我 皇考於呂留良則明正典刑於會靜則屏棄法外以呂留良謗議及於 皇祖而會靜止及於 聖躬也今朕紹承大統當遵 皇考辦理呂留良案之例明正會靜之罪誅叛逆之渠魁洩臣民之公憤著湖廣督撫將會靜張熙卽行鎖拏遴選幹員解京候審毋得疏縱洩漏其嫡屬交地方官嚴行看守候旨○特命八旗都統察舉孝廉方正○加左都御史福敏太子太保贈侍郎蔡世遠禮部尙書加祭一次諡文勤○甲戌諭王大臣等治天下之

道貴得其中故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而記稱一張一弛
爲文武之道凡以求協乎中非可以矯枉過正也 皇祖聖祖仁
皇帝深仁厚澤垂六十年休養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過
寬之弊我 皇考紹承大統整飭紀綱俾吏治澄清庶事釐正人
知畏法遠罪而不敢萌徼倖之心此 皇考之因時更化所以導
之於至中而整肅官方無非惠愛斯民之至意也 皇考嘗以朕
爲賦性寬緩屢教誡之朕仰承 聖訓深用儆惕茲當御極之初
時時以 皇考之心爲心卽以 皇考之政爲政惟思剛柔相濟
不競不絀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飭之與嚴厲寬大之與廢弛
相似而實不同朕之所謂寬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
而非謂罪惡之可以悉赦刑罰之可以姑縱與庶政之可以怠荒
而弗理也朕觀近日王大臣等所辦事務頗有遲延疏縱之處想

以朕寬大居心諸臣辦理可以無事於整飭耶此則不諒朕心而與朕用寬之意相左矣夫經世理物貴乎君臣惟日孜孜交勉不逮朕主於寬而諸王大臣嚴明振作以輔朕之寬夫然後政和事理俾朕可以常用其寬而收寬之效此則諸臣贊助之功也儻不能如是恐相習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務廢弛激朕有不得不嚴之勢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卽朕之不幸矣朕與王大臣同辦國家政事實爲一體爰開誠布公將計慮所及時行曉諭期於共相勉勗以防將來之流弊○雲貴總督尹繼善奏駐防攸樂之普洱府同知應移駐思茅改爲思茅同知其原駐思茅之普洱府通判裁普洱府添設知縣一威遠地方改歸鎮沅府轄其原設撫夷同知改爲鎮沅府分防威遠撫夷同知一切刑名錢穀事務照大關同知之例仍令辦理從之○調徐本爲刑部尙

書起涂天相爲工部尙書

原任尙書

○乙亥諭朕登極恩詔內凡內外

滿漢官員自一品以至九品均予封贈所以錫類敷恩遂臣子顯

揚之願勵移孝作忠之風也查舊例丁憂人員不得均邀封典朕

思丁憂之員乃恪遵朝廷定制自盡其爲子之情與廢斥在家告

假回籍者不同況在任守制者俱得一體霑恩丁憂之員反不得

邀榮以顯其親情既可憫而理亦未協著該部查明伊等原官品

級一併給與封典以成孝思○諭直省州縣有沿河沿海衝繁疲

難要缺例准該督撫題請調補其餘悉歸吏部銓選乃近各直省

督撫題請調補者甚多有並非應行題請之缺亦一槩題請朕思

調補一事督撫豈能盡出於至公卽令至公而取舍豈能盡出於

至當且督撫一人之耳目安能周知通省之屬員勢不能不寄耳

目於他人既寄耳目於他人則營求請託之弊均不能免卽督撫

不以他人之耳目爲憑而一己之好尚亦易以啓屬員之迎合喜諂媚者以阿諛見容喜才能者以紛更干進在督撫以爲得人不
知已默受屬員之欺而於地方全無裨益也況政治必歷久而後
諳銓選必按例而無弊若他省州縣員缺不論其有無緊要及題
請合例與否而槩從外省調補則地方官員旣遷徙靡定而吏治
民情未能熟悉其在部候選之官終年不得員缺而至於壅滯皆
流弊所必至者嗣後各直省督撫務遵定例除沿河沿海衝繁疲
難要缺仍准題請調補外其餘槩歸部選不得濫行題請儻要缺
之外實有人地相宜必須題請調補之處聲明本內以憑覈奪○
諭各直省勸令開闢荒地以廣種作以資食用俾無曠土游民原
係良法美意然必該督撫董率所屬官吏實力奉行毫無粉飾俾
地方實有開闢之田民間實受耕穫之利以此造報升科方於國

計民生有所裨益乃朕見各直省督撫題報開墾者紛紛不一至於河南一省所報畝數尤多而閩省繼之經朕訪察其中多有未實或由督撫欲以廣墾見長或由地方有司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實並未開墾不過將升科錢糧飛灑於見在地畝之中名爲開荒而實則加賦非徒無益於地方而並貽害於百姓也嗣後各該督撫宜仰體 皇考愛民至意誠心辦理凡造報開墾畝數務必詳加查覈實係墾荒然後具奏不得絲毫假飾以致閭閻之擾累若不痛洗積弊仍蹈前轍經朕訪聞必從重處分不稍姑貸○諭王大臣等乃者因準噶爾遣使乞和故令北路大兵撤回駐鄂爾坤其許準噶爾乞和之事雖尙未定朕意以爲和與不和總無關繫惟在我籌辦妥協計及久遠耳蓋大兵之興原欲保護喀爾喀等若曠日持久我兵屯駐之地悉喀爾喀之地一

切需用牲畜及游牧行走不免有害於喀爾喀之生計既於喀爾喀無益而糜費國帑勞瘁兵力常在極邊屯駐亦非國家之長計遠慮且戍守之處太遠仍屬無濟當量其近邊要害之地以鎮守之縱使準噶爾賊寇復萌侵擾喀爾喀之意但越阿爾台嶺遠行數千里兵寡力微豈能獲利如欲大集其眾而來近者自額爾德尼招大創之後銳氣已折又歷年經我兩路大兵拒截人馬傷殘亦安能遽爲整理其外況有哈薩克布魯特與之搆難設不自顧悉其游牧以全力深入我境斷不能獲利何以旋歸耶然在我惟當嚴爲之備雖賊寇潛窺不使得逞必令負創而還則自知震警邊境可以永固於蒙古生計與我之兵力國帑俱受其益至於辦理之道戍兵宜於何處駐紮喀爾喀內扎薩克游牧之地宜如何守護卡倫如何安設糧餉如何辦運均俟平郡王到日會同總理

事務王大臣及傳爺等詳悉確議具奏事雖未定而先事裁審則
條理精詳於久遠之計庶幾有裨○命宗室覺羅因罪革退者子
孫分賜紅帶紫帶附載 王牒○以李紱爲戶部左侍郎仍管庫
務○丙子命旗務宜遵舊制務從簡易○諭內務府總管太監等
尊卑有一定之體統上下有不易之禮儀自宜循分遵行豈容稍
有僭越太監等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闈叨賜品秩已屬
非分隆恩况朕八旗滿洲舊人甚多豈盡得如太監等日觀天顏
出入內廷乎爾等當自揣分量敬謹小心常懷畏懼庶幾永受皇
恩得免罪戾凡諸王大臣皆國家屏藩輔弼之人爾等尋常接見
自應恭謹盡禮豈得與奉旨宣諭時一揀舉止乎至內廷阿哥等
我朝舊制無論王公大臣俱行跪見請安之禮惟有親伯叔行乃
免跪見至尊重也何況爾等微末太監諺云一歲主百歲奴上下

之分秩然豈得以阿哥等年尙冲幼遂爾怠忽耶卽如蘇培盛乃一愚昧無知人耳得蒙 皇考加恩授爲宮殿監督領侍賞賜四品官職非分已極乃伊不知惶愧感恩竟敢肆行狂妄向日於朕兄弟前或半跪請安或執手問詢甚至與莊親王並坐接談毫無禮節莊親王總管內務府事務凡內廷大小太監均屬統轄蘇培盛卽目無內務府獨不思莊親王乃 聖祖仁皇帝之子 大行皇帝之弟乎昔者塞思黑之子弘晷呼魏珠爲伯父 皇考曾嚴切教訓此風不可長也前朕與和親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禮時值蘇培盛等在彼飲饌伊等不但不行迴避且復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貪其口腹與之同餐者朕躬後至稍坐而出嗣是朕不復在九州清宴用飯夫阿哥等一時失於檢點而蘇培盛狂妄驕恣公然與皇子等並坐而食似此種種悖亂不可枚舉此皆朕躬所

親見者也再張爾泰從前亦甚驕縱及獲罪革退之後見朕兄弟
猶敢竟行執手問詢不法如前此二人之行止如 皇考察知自
必早行懲治決不姑容也至張起麟乃效力最久之人年紀老邁
見朕兄弟猶必長跪請安不敢怠忽或我輩賜坐伊必叩頭席地
而坐此宮中太監所共見者至今思之殊可憫念陳福李英暨王
常貴張玉柱向會屢奉 皇考訓旨傳諭朕宮及和親王等設有
嚴飭教訓旨意必皆正顏厲色告誡周詳毫無瞻顧之私甚合大
體及至尋常進見則復敬謹小心周旋盡禮設彼時伊等傳宣
諭旨而稍有曲意迎合不顧體統之處朕必鄙薄而問其罪豈復
肯加恩任用乎蓋傳旨有傳旨之體統而自見有自見之體統此
四人者較蘇培盛張爾泰何啻天淵今朕紹登大寶恐太監之風
漸熾故降旨訓諭想蘇培盛等此時必心懷憂懼與其憂懼於今

日何不敬謹於當時朕今卽將蘇培盛問以不敬之律未爲不可
卽揆之於理亦未爲過當然朕君臨天下惟以大公至正爲心因
念蘇培盛之偶爾失儀尙屬糊塗可赦之罪未至漢唐宋明宦寺
之放縱也然星星之火尙能燎原涓涓不杜終成江河從前 皇
考因太監等敬謹畏法小心供役是以 特沛殊恩賞賜官職實
爲榮幸伊等在 皇考前固知戒謹恐懼而愚昧無知之輩於外
面遂漸加驕縱不似 皇祖時之守法矣伊等旣不能仰副 皇
考加恩之至意朕獨不能執法以懲其罪乎儻蘇培盛等仍復怙
惡不悛朕不但重治其罪必將眾太監之官職盡行削革伊等縱
不自惜獨不爲眾太監稍留餘地耶嗣後爾太監等各宜懷遵制
度恪守名分如遇奉宣諭旨之時朝廷自有儀制設有嚴飭之旨
自宜莊厲傳宣不可稍顧情面而尋常以公事接見王公大臣時

禮貌必恭言語必謹不可稍涉驕縱以失尊卑大體卽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若太監等有詈人父母者許被詈之人卽行重責至接奉內廷阿哥等事件必當莊重敬謹不可曲意順從而奉朕旨傳宣又當仰體朕意告誡諄諄不可稍有瞻徇尤不可略通信息設總管太監自行見阿哥等必當拜跪請安阿哥等賜坐必當席地而坐卽宮內之宮眷雖答應之微爾總管不可不跪拜也阿哥之家眷雖宮女子之微爾總管不可不跪拜也此朕防微杜漸之舉後世子孫世遵行若總管太監等仍敢蹈襲前轍妄自狂縱不遵定制經朕察出將首犯之人立行正法眾太監官職並行革退著將此旨亦曉諭阿哥等知之內務府總管衙門仍登記檔案若太監略有放縱許內務府總管先拏後奏○以劉勳爲直隸河道總督

由河東副總河通

○丁丑釋園禁宗室○左都御史孔

毓璞以侵帑革職○戊寅命恭遇 列祖 列后忌辰均照 陵

寢時饗禮○諭吏部國家政務殷繁需才辦理遇有部院員缺一時不得其人是以前令兼攝非得已也朕昨觀張楷彭維新俞兆晟陳世倌等均係罷斥負罪之員但伊等獲罪之由尚非貪婪犯賊者比且尚有可用之才曾經 皇祖 皇考錄用任使朕今格外施恩蠲棄前愆特加拔擢彭維新著署理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楷著署理戶部侍郎俞兆晟著在內閣學士裏行走副都御史陳世倌見在出差其副都御史員缺著陳世倌署理陳世倌回京日朕另降旨彭維新等務各悔過更新感 皇考生成之德念朕任用之恩奮志報效實力奉公儻不痛加前愆復干咎戾則不惟不知畏罪亦並不知感恩朕必加倍卽置重典

彭維新尋以親喪回籍

○己卯

命江蘇開爐鑄錢○順天學政錢陳羣奏凡三十歲以內守節之

婦人後因子貴受封請一體旌表從之○辛巳諭朕聞各省地方於開稅雜稅外更有落地稅之名凡墾鋤箕帚薪炭魚蝦蔬果之屬其值無幾必查明上稅方許交易且販自東市既已納課貨於西市又復重徵至於鄉村僻遠之地有司耳目所不及或差胥役徵收或令牙行總繳其交官者甚微不過飽奸民猾吏之私聚而細民重受其擾矣著通行內外各省凡市集落地稅其在府州縣城內人煙輳集貿易眾多且官員易於稽查者照舊徵收但不許額外苛索亦不許重複徵收若在鄉鎮村落則全行禁革不許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著該督撫將如何裁革禁約之處詳造細冊報部查覆儻奉旨之後仍有不實心奉行暗藏弊竇者朕必將有司從重治罪該督撫並加嚴譴此旨可令各省刊刻頒布務令遠鄉僻壤之民共知之○諭朕閱督撫奏屬員及題請改

教本章每有書生不能勝任及書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
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備載於書故傳說之告其君曰
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成王訓其臣曰學古入官
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又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人不知書則偏陂
以宅衷操切以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
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行寬和惠愛之政任一邑則一
邑受其福莅一郡則一郡蒙其休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
安得以書生相戒乎若以書生爲戒朕自幼讀書宮中講論二十
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王大臣爲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
書生也若指屬員之迂謬疏庸者爲書生以相詬病則未知此正
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至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
書沈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

卽爲麤俗氣市井氣而不可列於士大夫之林矣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善培之安可勸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爲病乎且朕聞外間斥人之短每云伊欲做好人朱子云學者通病在思作貴人而不思作好人人果欲做好人行好事則甚有益於民生有益於國事造福無窮若以好人爲戒不幾相率而拂人之性乎凡此皆係識見麤鄙不知治體不明大義之言朕今姑發其蔽而教戒之尙各翻然思悔○命釐正文體毋得避忌○命刑部尙書徐本軍機處行走○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准大學士朱軾奏民間田地丈量首報宜一併永遠停止所貴開墾者原爲人無恆業地有遺利督令耕畬爲足民計非爲增賦起見且區區報墾之糧於國課無加毫末不但丈量不可行卽責令首報之條嚇詐攤派大吏名爲急公小吏兼以牟利請飭督撫將見在報墾田地詳確查明如係

虛捏據實題請開除若護短文飾察出嚴治得旨依議速行○壬午諭從來審究案件參奏之人不在承審之列蓋恐參奏之人承審不無懷挾私心而被參之人卽有屈抑難於伸訴也是以外省題參事件定例督撫審撫參督審席被參者情不得抑而用法始平况八旗參奏之事在旗員未諳律例問擬情罪恐不無舛錯嗣後八旗參奏事件俱著刑部秉公審理原參之人不得從中撓越至於八旗內務府高牆原因旗人定罪之後不使與民人一處監禁是以暫於各旗設立高牆分禁今遇恩赦一切雜犯俱已寬免其餘重犯仍應歸入刑部監內分別旗民收禁其八旗內務府高牆不必安設○癸未諭內務府總管太監等圍明園阿哥處太監王自立前日來請 皇太后安未候見朕徑回圍明園去今皇太后向朕說圍明園阿哥請安稱朕爲汗阿哥阿哥年小如何

知道請安之禮自然是王自立教阿哥如此此時不向好處導引候阿哥長大倚恃皇太后照看性情自然驕縱稱慣了汗阿哥字樣朕雖不見責經王大臣聞知必然參奏豈不貽誤阿哥如今阿哥年幼傳諭王自立盡心往好處導引阿哥係朕之弟日後成立知感朕恩卽是朕之輔佐爾等將王自立傳來重責四十板令伊回去小心導引阿哥俟明年阿哥進宮來一併令謝成照管與永璜永璉同住齋宮阿哥等朝夕相見必按長幼禮節若因是朕之子令圓明園阿哥卑禮相見斷乎不可○命設張家口至鄂爾坤臺站接運軍米○以圖理琛爲內閣學士原任侍郎○甲申諭大義覺迷錄著照徐本所請停其講解其頒發原書著該督撫彙送禮部候朕再降諭旨○停候選舉人進士分部學習例○實授海望戶部尙書○乙酉諭朕聞利不十不變法害不十不易制蓋以政

有恆則易守法數變則奸生而況州縣之隸屬有常文武之職業
有定者乎往者直省一二州縣理宜改隸及員弁宜增設者皇
考會允督撫之請敕部議行而督撫中遂有借此以見其整飭地
方留心吏治而絕無關於利害之實者不知改隸一邑則獄訟錢
穀改易簿書百弊叢生急難綜察增設一官則文移期會事緒益
紛供給送迎閭閻滋擾且封域驟改奸宄或致潛藏官吏日增責
任轉無專屬自後必州縣離府遼遠實宜改隸市鎮繁雜之地定
須添官彈壓者方准具題酌度其餘不許瀆奏至於守土之官必
久於其職而後政教可行故周室邳隆居官者以爲姓氏兩漢之
盛爲吏者長其子孫是以上下相親利病周知而民安其政教也
近見道府州縣員缺督撫多題請更調有二三歲而更或一歲而
更者如此則雖有循良不能從容展布民何由被其休澤諸督撫

身爲大臣當實心體國凡無關利害之事不宜陳奏況此類皆無利而有害乎○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所以通變宜民而達其孝心也本朝肇迹關東以師兵爲營衛遷徙無常遇父母之喪棄之不忍攜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隨身捧持聊以隨其不忍相離之願非得已也自定鼎以來八旗蒙古各有安居祖宗墟墓悉隸鄉土喪葬可依古以盡禮而流俗不察或仍用火化狃於沿習之舊而不思當年所以不得已而出此之故也朕思人子事親送死最爲大事豈可不因時定制而痛自猛省乎嗣後除遠鄉貧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攜骨歸葬者姑聽不禁外其餘一槩不許火化儻有犯者按例治罪族長及佐領等隱匿不報一併處分朕又聞漢人多惑堪輿之說購求風水以致累年停柩漸致子孫貧乏數世不得舉葬愚悖之風至此

爲極嗣後守土之官必多方勸導俾得按期葬埋以妥幽靈以盡
子職此厚人倫美風俗之要務也務各懷遵毋忽○諭比來殷富
之家有願出己財以賑恤鄉里者卽周官五黨相賙通財救荒之
遺意是以 皇考恩賜議敘以鼓勵風俗而又恐因是或滋弊端
於本年五月閒山西巡撫石麟奏稱太原府紳衿士民捐銀貯公
以備周恤一摺 特降諭旨以爲樂善好施者大都由地方之水
旱飢饉捐資賑助卽平常無事時或置義倉義田及養老育嬰等
事必出於本人之誠心而又能親身料理始可以惠鄉閭而收實
效石麟於地方見無應辦之事而乃奏紳衿士民捐銀以備公用
直是另開捐納之條而胥吏土豪乘此得以侵蝕與所降旨不合
曾經嚴加申飭並令向後不得無故捐銀交官是 皇考於獎誘
善良之中而豫防其流弊至深且悉也朕觀各直省捐助一事或

督撫欲博化民成俗之譽授意屬員或有司欲邀勸輸宣力之名多方迎合竟至抑勒誅求計家貲之豐約定捐輸之多寡甚且假公苛斂中飽侵漁名曰利民而適以病民誠有如 皇考諭旨中所慮及者嗣後各州縣如遇荒歉及修城築隄公事果有殷實良民實情樂輸者許親赴布政司具呈詳請題奏地方官不得自行申報其他如倡立義田義倉義冢許具呈本州縣詳報上司立案仍聽本人身自經營不許胥吏土豪希圖漁利該督撫秉公覈實大者題請議敘小者量行旌獎儻有官吏勒派該督撫失察及徇庇者均照例分別處分至於道不拾遺蓋以孔子至聖德盛化神所治僅蕞爾之魯故偶一有之成康之際周召輔治百度修明刑措四十餘年不聞有此則非人情所常有之事而政治之美不徒恃此子子之小義可知矣近見該督撫以此陳奏者漸多若不加

禁遏恐滋奸民邀賞有司干譽之弊諸督撫果能實心體國子育
蒸黎休養化導使衣食滋殖仁讓相先太平之象自有薰蒸而不
可掩者亦不在道不拾遺之一節也嗣後卽果有此該州縣量行
獎賞不得申詳該督撫亦不得以此陳奏○諭果親王爲 皇考

宣力多年公忠誠直 皇考稱爲一德一心朕卽位以來止因總

理事務加給雙俸今當仰體 皇考友愛之至意再行加恩履郡

王在朕諸叔之中年齒最長且實心辦事朕意欲晉封親王貝勒

允禧幼好讀書識見明晰辦理旗務亦屬妥協朕意欲封爲郡王

著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宗人府定議具奏○授鄂爾泰一等子

世襲罔替以恩賞世襲一等輕車都尉並原襲三等男照例歸併○丙戌命查開國軍功世

職准立嗣承襲○調申珠渾爲戶部侍郎由刑部調○工部議准閩浙

總督郝玉麟奏閩省灘河危險請於建甯府浦城縣至福州府古

田縣水口大灘七十六處河心石塊徧行鑿鑿修築緯道立柱指迷監製官船八隻豫備協救以資利濟從之○戊子諭周官王朝之獄訟雖鄉遂都家公邑之士分掌之而一人獄訟之詞大司寇必集羣士司刑公聽之使各麗其法以讞其義其有疑獄則又訊之羣臣訊之羣吏訊之萬民王與三公六卿共議之誠以刑爲天討或出或入一成而不可變適輕適重隱深而難得其情不可不慎也故刑部之任視別部尤重吏兵二部銓選失宜不過一二人資格之不當先後之或淆戶工二部稽察不精不過爲胥吏所侵欺微虧國帑非民生之劇害也刑部乃天下民命所關直省督撫按擬不過據州縣之獄詞州縣賢不肖溷淆卽無以賄鬻獄之奸心亦未必盡有明清單辭之卓識其間輕重倒置情罪不符者多矣而况誣上行私改易供招枉法出入乎若刑部不能悉其聰明

原情酌理慎測誠僞淺深之介以定出入輕重之衡則殘民命而傷天和此其負國曠官豈他職所可比耶且律條有定不足以該事之變故引例以斷卽呂刑所謂上下比罪也不肖有司及胥吏巧法舞文出入輕重皆由於此苟不能詳察則失入固以戕良民而失出亦以縱奸宄誤重則受刑者不服誤輕則含冤者不伸夫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我君臣代天討以用五刑必至虛至公必誠必慤務盡乎天理之極而不可執成心儻督撫擬罪有於律例未安必悉心詳察另議奏聞不得稍涉疏忽卽如近日湖廣督臣具題臨時行強毆傷僧人以思身死之鄧正一案刑部擬照殺人強盜例斬決梟示題覆朕思強盜殺人有明火執杖殺人而取其財物者有起意行竊被事主追毆希圖脫身因而回毆至傷事主身死者其中情罪原有分別今鄧正穿窬入廟以思執棍出視鄧正

頓起強心持鎌向敵致傷以思身死與殺人強盜亦微有差別其
應否梟示尙宜斟酌朕已著九卿另議具奏諸凡此類刑部皆須
細心體究使絲毫不爽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朕深望於明
刑弼教之臣工焉○己丑諭從前允禩允禵狂肆乖張不知大義
罪戾種種皆獲罪 皇祖之人我 皇考悉皆寬宥因恐其在外
生事復罹重譴不得已加以拘禁乃委曲保全之大恩也今朕卽
位念二人收禁已經數年定知感 皇考曲全之恩悔己身從前
之過意欲酌量寬宥予以自新著總理事務王大臣宗人府九卿
會議具奏○諭從前三阿哥年少無知性情放縱行事不謹 皇
考特加嚴懲以教導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
念兄弟之誼仍收譜牒之內著總理事務王大臣酌議具奏○晉
封公允祁爲貝勒○以來保署工部尙書

開莽鵠
立署缺

○庚寅諭今之

書吏卽古之府史胥徒也各部院衙門皆額設召募所以檢收檔案總寫文書乃役滿之後每復改換姓名竄入別部舞文作弊更有一種缺主己身並未充役居然盤踞都中呼朋引類遇事生風影射撞騙靡所不爲此十數年以前之積弊也 皇考洞悉此種惡習屢降諭旨著都察院五城坊官嚴查訪緝其有潛匿京師及附近州縣者該地方官定以失察處分有能拏獲者以名數多寡分別議敘載入 欽定條例中俾各實力奉行用是元二年以後奸徒漸知斂戢部務得以整齊此 皇考之所以芟鋤稂莠而滋植良苗民生吏治均受裨益也朕御極以來仰遵 皇考遺詔每事務從寬厚凡八旗直省以至窮邊極壤無不殫慮精思周詳體恤冀臻懋大成裕之治然寬厚二字非可一槩視也厚民生紓民力加惠於兵丁施恩於百姓乃爲寬厚朕所以仰承 先志而日

夜孽孽者此耳若夫姑息以養奸優柔以縱惡聽若輩貽民害而
蠹國事以待善良者待奸蠹則適所以成其慘刻殘忍而爲不寬
厚之尤者也朕深恐此輩不知朕所以用寬厚之意而故智復萌
以身試法用是特爲申諭著都察院五城坊官順天府大宛二縣
及九門提督各文武衙門不時嚴查訪緝儻有此輩潛匿京城或
潛入貼寫之中並有罪遞回原籍之後仍潛入京師或附近地方
者事發之日除本犯治罪外定將失察各衙門照例處分必不姑
貸○辛卯諭前李禧參奏蕭德貴鑽營行賄一案奉 皇考諭旨
著該都統會同該部審理隨據李禧等審訊以貝子弘春得受蕭
德貴銀一千兩違法貪賄是實應交宗人府查議續經宗人府議
將弘春革去貝子在家圈禁此本年六七月間事也比時 皇考
聖心深知其中情罪不確特降諭旨交與兵部另行確查今據兵

部查奏弘春並無受賄情事其指名撞騙者乃尼克里所爲而從前尼克里與伊家人黑子誣賴弘春受賄者實係李禧耿韜等將尼克里主僕非刑夾訊逼令供扳人人知爲冤抑我朝宗室甚多其中不肖之人或性情暴戾或行事乖張容或有之至於枉法婪贓貪污敗檢者則從來罕見今李禧耿韜等串謀取供鍛鍊成獄必欲誣弘春以受賄之罪是何肺腑著交與刑部一併嚴審究擬具奏從前兵部等衙門審訊之案著發回另議具奏

尋議李禧應斬監候秋後

處決耿韜杖一百徒三年

○追封

孝敬憲皇后曾祖透訥巴圖魯祖布克查

父費揚古俱爲一等公晉封費揚古之子一等侯武格爲一等公

世襲罔替○免雍正十二年以前旗退地畝及入官地畝民欠○

壬辰停舉人充鄰省鄉試同考官

仍以科甲出身之同知州縣官入闈分校

○吏部議

刑部尙書徐本奏請復知縣行取舊例應行知各省督撫遇行取

之年於正途出身知縣內揀選賢能出眾之員不拘資格大省保舉五六員小省保舉三四員送部引見以主事用至所奏行取知縣揀補御史之處查御史見改爲正五品於翰林編檢各部郎中員外郎內保舉簡用若知縣卽得升補未免過優且與康熙四十四年定例不符應毋庸議從之○癸巳諭弘春蒙 皇考聖慈望其成立晉封郡王加恩優渥此中外所共知者乃伊秉性巧詐愆過多端於上年奉 旨革去郡王仍留貝子之職冀其悔過自新伊仍不知悔改家庭之間不孝不友其辦理旗下事務始則紛更多事後則因循推諉種種不妥之處深負 皇考天恩著革去貝子不許出門令宗人府將伊諸弟帶領引見候朕另降諭旨○諭傅爾丹岳鍾琪石雲倬馬蘭泰失誤軍機負恩欺罔之罪不可勝數本應卽正典刑以彰國法但我 皇考從前未卽降旨今朕仰

體 皇考遲回降旨之意著將傅爾丹岳鍾琪改爲應斬監候秋
後處決石雲倬馬蘭泰之罪較傅爾丹岳鍾琪稍輕亦著改爲斬
監候○甲午裁八旗委參領副佐領等官停部院司員協辦旗務
○改易州泰甯協爲鎮以山陵重地○閩浙總督郝玉麟奏請
修理海塘捐納條款酌增六條得旨浙江修理海塘工程該督郝
玉麟等奏請捐納條款經九卿會議准行朕思捐納一事原爲一
時權宜無益於吏治並無益於國帑朕知之甚悉浙省增捐之處
不必行海塘工程著動正項錢糧辦理○吏部議奏浙江海塘工
程潰決應將承辦之副都統隆昇總督銜管巡撫事程元章大理
寺卿汪滌內閣學士張坦麟均降一級調用得旨隆昇程元章汪
滌張坦麟係特簡辦理塘工之大員且蒙 皇考訓誨諄諄望其
和衷共濟自應堅固修築以資捍禦乃伊等私心蔽鋼意見參差

惟爲苟且塞責之計以致隄岸易於衝潰此乃關係民生切要之務不應援赦寬免隆昇程元章汪瀍張坦麟著照部議各降一級從寬免其調用仍令督工效力贖罪儻再有怠忽之處朕必加以嚴懲○管兩淮鹽運布政使高斌奏辦理運口江工請於鹽務巡費節省銀內動支得旨捐修之事朕所不取應動何項卽動用何項况急公奉上原不在此也若從汝所請恐天下督撫效尤保無刻民之事乎